

◇人间味道

乡村符号

□ 潘新日

炊烟

炊烟是烟囱挂出的旗,在风里飘着……

祖祖辈辈,炊烟连着一家人的烟火气,一个个村子的魂,它的根就扎在厨房的柴灶里,根系就是熊熊燃烧的火焰,时刻带着人间的温度。

古代的炊烟,是一个家族兴衰的标志,炊烟飘得时间越长,这个家族的人口就越多。现代人,炊烟几乎是平均化的,家家的人口接近,飘出的时间也差不多。此时,炊烟只代表一家人的勤劳程度,早起的炊烟,多少带点辛劳的味道。

一日三餐,炊烟总是袅娜成一帧图画,定格为朗朗乾坤下的和平盛景,这帧乡村秀美风景,能带给乡下无限遐思和美好希望。

日日夜夜,岁岁年年,炊烟始终坚守在乡下,总是从每家每户的烟囱里准时飘出,轻盈的姿势,弥漫着朴实的乡土味,承载着醇酽的母爱,蕴含着浓浓的乡情,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百姓人家的日常,还有一家无限的希冀和追寻,更是锅碗瓢勺演绎出的人间真情和慈爱仁

心,是母爱,是父爱,是祖母的牵挂,是祖父的唠叨,是兄弟姐妹的关爱和相互的砥砺。

如今,炊烟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,它们已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,随之消失的,也有无尽乡愁……炊烟,还会升起,它在游子的心里,在乡村的梦里。

古井

一口井,一个村庄的命脉,让生命繁衍生息,演绎着更多的人间真情。

古井养活了整个村子,清冽冽的井水让村子里的人,世世代代有了生活的滋味。

圆通的井口,像太阳,更像月亮,它吸收着日月精华,星辰精灵,大地精髓,用甜甜的清凉滋养着世间万物,滋养着人们的希望,风里雨里,蕴含着无穷的力量。

生活中,有口井相伴,那是一个人的福分,可以取之不尽,用之不完。古井,时刻都在向乡村奉献甘泉,那种无私,找不出一丝功利之心,因而,也养育了乡下永恒不变的敦厚和朴实。

古井,是乡村的良心,彰显着真情。

越来越感恩古井,越来越怀念古井,怀念它的无私,怀念它的澄明。

岁月里,生活的甜,体现在井里。早早地起床,为父母打一缸清亮的井水,这是孝。晚上回家,给家里打满井水,这是爱。邻里之间,为老者或者无力的少年打两桶水,那是多情。很多时候,古井,是维系亲情、乡情的纽带,一头扎在地下,一头敞在空中;一头无限的小,一头无限的大。古井,那一汪清泉,甜在心里,醉在梦里……

碌碡

碌碡,是乡村的标点,标注着庄稼的收成和乡亲的笑容。

一年四季,碌碡孤独地停留在稻场的一角,孤零零的等着麦收和稻子成熟,它在等,等待丰收和忙碌。小时候,总觉得碌碡是悠闲地,就像是老天爷下的蛋,没人管,也没人问,风里雨里,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里,其实,它的心是热的,捂着整个村子的心跳。

一直以来,我把碌碡当做粮食最硬的牙齿,所有的饱满,都被他咬掉,摊开在稻场敞亮的胸

膛上,那一大片金黄,渲染着农家的激动,映衬着落日的余晖,在梦里笑出声来。

年复一年,老牛的脚步早已写出了它的坚韧,它的每一次翻转,都被粮食读出脱落的诗句,没有人能记得起它咬掉了多少稻米,多少白面,也没有人知道,它陪着一代代先人,穿越了多少耕耘的时光。

在老家,在用土做的稻场上,碌碡永远是伴着孤独和寂寞完成粮食的归仓的,它犹如一位隐士,在平淡中指点着江山,品味着世间疾苦,安静地等待之中,养育了万千喜悦。

渐渐地,我终于明白,由野石头变为碌碡,那片毛石注定会被石匠刻进他的一生,他把自己的命也刻了进去,每一个碌碡都镶嵌了匠人的魂。

碌碡,是稻场的胆。

它的脚步只行走在粮食之上,是农忙的轧路机,或高或低,柔和而缓,翠绿葱茏上人性的光芒。

碌碡转了起来,它的身后,是乡村的希望,是粮食的芳香,还有农人灿烂的笑容。

◇美文

三伏雨

□ 米丽宏

三伏天,大雨时行。

云,好似雨做的,随便来一块,就带来一场豪雨。

豪雨之“豪”,是大,是肥,是猛,是义薄云天的富家公子哥儿玩率性,什么都不顾。要钱,便一掷千金;要命,便两肋插刀;要酒,便大碗碗猛灌。

三伏雨,就是这么任性! 肥腴的,豪阔的,不是一丝一丝,而是一条一条、一缕一缕、一片一片、一瓢一瓢。若是平地雨起,一个雨点能砸起一缕尘烟。

瓢泼? 瓢泼都显得力度不够。一个瓢,任它怎么泼,能有多大的面积、多大的声势?

它干脆是一块儿海,被搬到半空;底儿朝上,兜头覆盖。只一阵儿,房顶的水,就成了亮亮的瀑布;瓦口的水柱,咝得老远;院子瞬间成为一汪湖。

可是晦暗的天色,坚定地晦暗着,像是被打青了脸,黑乌乌;而一阵黑之后,又是响亮的雨声。这样的大雨,会像一块铅灰色的隐忧,抓在人心。

老家处于太行山脚,地势崎岖,河道狭窄。一下雨,山上的细流,集少成多,流至沟沟岔岔;之后,又成溪成河,齐聚到氐河河道。伏天发水,便是常有的事情,区别只是水的大小。

每场大雨,便想起周作人的《苦茶庵打油诗》:“野老生涯是种园,闲衔烟管立黄昏。豆花未落瓜生蔓,怅望山南大水云。”有经验的人,都知道,南方赤云弥漫,主有水患,称曰大水云。

播时望晴,旱时盼雨,在老天的晴晴雨雨里,家乡人努力收点庄稼,挣一份饭吃。哪经得起暑雨接连不断的率性? 那个“怅”字,多形象啊。那时刻,简直就是一团湿棉花,堵在心头。

大多年份,暑雨豪是豪的,但并不做恶。它来得急去得也快,所以在“入了伏,挂了锄”的农人眼里,雨,为自己辟了一块儿安心休憩的时空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当廊檐外的雨,哇哇响。娘坐个小板凳,弯腰在小腿上搓麻绳。搓麻成绳儿,连带着把汗毛扯下来,小腿儿一片红。爹吸着烟看天。烟一团一团喷出来,笼在他头顶不散,他像一幅陈年人物贴画,模模糊糊的。

一下雨我就高兴,高兴得什么似的,冲大雨喊着刚学的歌词:“下雨啦! 冒泡儿啦! 王八戴上草帽儿啦!”

忽然有戴草帽儿、披塑料布的叔叔从门外进来,我娘吐吐舌头瞪我一眼,我哪里知情,还在冲着雨地大喊大叫。叔叔笑眯眯对我说:“妮儿,你这个说得不好听,我有个好听的!”下雨哩,过燕儿哩,王八出来晾盖儿哩!”我一边把脚丫伸在檐外接雨,一边自动换成了“王八出来晾盖儿哩”。光着脊背的我爹,哈哈大笑,我娘也笑起来,叔叔也笑。

大人笑完的功夫,太阳又出来了。一绺儿一绺儿五彩的光,络络都刺眼。空气好像网着好多雨水,湿哒哒。大地黏稠,空气黏稠。泥土地上是陷阱似的泥潭,砖石地上,积累了一汪一汪的雨水,雨水里映出一小片天。胳膊一挥能挥出水纹儿,人拎起来,能拧出水流。

站在一方小菜地边,吸吸鼻子,泥土没有味道,蔬菜也没有味道。雨真的是下得有点奢侈啦。原本,疏松的土地张开气孔,每滴雨都会让它发出酣畅的叹息,散发出一股泥土的清香。但现在,猛烈的雨水袭击了泥土每一处空隙,土地没法呼吸,也不能散发味道。

只有浓浓的雨味。

远处,山色绿得逼眼;庄稼,像上了绿蜡,闪闪发亮。很多人出来看被大雨浇灌的庄稼,指指点点说着什么。牧羊人把羊群撒在村头,羊也像沐浴过似的,白得晃人眼。

一片肥美的云,从天上飘落人间。

蟋蟀

蟋蟀是一种古老的昆虫,它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已有1.4亿年的历史,也有人认为,蟋蟀在地球上已经进化了近4亿年之久,可以说它目睹了恐龙的兴衰。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就有有关蟋蟀的记载:“五月斯螽动股,六月莎鸡振羽。七月在野,八月在宇,九月在户,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可见在那时,蟋蟀就成了人们广泛歌咏的对象。

秋风起时,蟋蟀的鸣声便在人们的耳边响起,特别是在夜阑人静、明月当空的时候,那种时断时续,略带颤音的鸣叫尤能撩人幽思。“蛩鸣古砌金风紧,蝉噪空庭玉露生。莫谓微虫无意识,秋来总做不平声。”蟋蟀是知寒暑的昆虫,知时守信,民谚说:“秋天到,蛐蛐叫。”没有哪一种昆虫能够像蟋蟀一样,受到人们数千年的喜爱与关注,进而成为一种中国独有的民俗文化。

◇闲情雅致

蟋蟀

□ 寇俊杰

蟋蟀最初引起人们的兴趣,并非因其好斗,而是由于它那悦耳的音乐般的鸣声。这小虫的鸣声,在不同境遇的古人心,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感受。杜甫有一首《促织》诗云:“促织甚细微,哀音何动人。草根吟不稳,床下意相亲。久客得无泪,放妻难及晨。悲丝与急管,感激异天真。”写这首诗的时候,杜甫正客居秦州,他是从蟋蟀的鸣叫声中听到了哀音,继而想到妻子与故乡。戎昱和杜甫有着同样的感受,其《客堂秋夕》诗说:“虫声竟夜引乡泪,蟋蟀何自知人愁。”白居易在《新春夜雨》中说:“蟋蟀暮啾啾,光阴不少留。松檐半夜雨,风幌满床秋。曙早灯犹在,凉初簟未收。新晴好天气,谁伴老人游?”白居易是从蟋蟀的鸣叫声中,听出了光阴的流逝,暮年的凄凉,而皇甫冉的“蒹葭曙色苍苍远,蟋蟀秋声处处同”,贾岛的“蟋蟀渐多秋不浅,蟪蛄已没夜应深”,都是在描述

时令的交替,进而感叹时光的紧迫。贾岛的另一首《答王建秘书》的诗就说:“人皆闻蟋蟀,我独恨蹉跎。白发无心镊,青山去意多。”

蟋蟀的鸣唱,在古时的妇女们听来,也有着特别的含义。秋天到了,天气凉了,蟋蟀的鸣叫,好像是催促着自己要赶紧织布,及时缝制寒衣了。古代幽州地区有谚语:“趋织鸣,懒妇惊。”蟋蟀的鸣叫成了一种警示与提醒,这也是蟋蟀又被称作“促织”的原因。与此相对应的是深宫佳丽、异乡游子们听到蟋蟀鸣叫,又会感到其凄凄切切、如泣如诉,于是顿生孤雁哀鸣、思乡怀亲之感。

自古以来,蟋蟀就是一种被人们喜爱的灵物,它用短暂的生命谱写了秋天时节的美好,乐意为人们带来灿烂和欢悦,无怨无悔地鸣奏出生命最铿锵的乐章。

◇随笔

三川河

113 期

那年,女儿在西安打工,回来时带回一只仓鼠,她从口袋里掏出来给我看,我吓一跳,猛地向后躲开,大喊:“你弄这么个玩意干什么,赶紧扔了!”女儿瞅我一眼:“这是我养的宠物,叫仓鼠,它可可爱了,我要养它。”孩子大了不由娘,我只好妥协,但有一条,喂养是她的事我不管,女儿满口答应。

就这样,我们家多了个成员,我们给它起名叫:嘟嘟! 它长的肉嘟嘟的,毛色白咖相间,没有尾巴,还挺好看。

从此,嘟嘟的名字,天天回荡在家里。女儿给嘟嘟换距木、添水、洗澡、磕瓜子吃时,我不时地瞅瞅,看到女儿用手抓住它玩,让它睡在手心里,它会乖巧地躺好,让女儿摸来摸去,女儿让我也试试。我尝试着摸了摸,慢慢地不害怕了,它也愿意让我摸它,就此我喜欢上了它。

没过几天,女儿觉得我们都不那么讨厌这小家伙,就给我们开始定称呼,

让嘟嘟叫我外婆,叫儿子舅舅,叫老公外公,女儿无疑是妈妈,既是妈妈,责任就大于其他人。我这个婆婆,时不时看看、逗逗嘟嘟,把它当作开心果,它的生活琐事全部交给了它“妈妈”,女儿每次给它换距木,洗轮子,总要说一句:“看你婆婆就知道玩你,嘴上甜言蜜语,不管我女儿。”嘟嘟温顺,因为它是个“女”的。

有一天,嘟嘟从笼子里跑了出来,一下就不见了,它那么个小东西,只要有一指缝的地就能藏起来,这下可把一家人给急坏了,怕它不出来,饿死了怎么办。我试着喊它的名字:“嘟嘟,嘟嘟,你出来,听到外婆叫了没有?”还别说,它听得我喊它,从冰箱底下钻出来了!

从那以后,我们试着散养它,让它获得更多的自由,任它在家里逍遥,开饭了就喊两声,“嘟嘟! 开饭了。”一会它那不起眼的身影,就出现在桌子底下,站得直

□ 张竹君

仓鼠“嘟嘟”

直的,好像能看见桌子上有啥它想吃的。

没有多久,嘟嘟怀孕了,孕间一家人对嘟嘟关怀备至。一个月后,见嘟嘟总把掉落在地上的卫生纸、棉的杂物往冰箱底下拖,上网查了一下,要分娩了。分娩的那天,晚上12点多,女儿叫醒了我。说嘟嘟生了,生了7只,活了5只。

嘟嘟做妈妈了,五个小东西吃奶的时候,从嘟嘟的肚子底下把嘟嘟抬在半空中,使劲地吮吸。我眼看着它一天天被吸乳吸干的小身板,心疼得不行,便加强营养提前给它断了奶。

仓鼠的寿命只有两年,转眼一年多,嘟嘟突然走了,我和女儿哭得稀里哗啦。嘟嘟固然是一只仓鼠,然而,这一年多来朝夕相处培养起来的感情,瞬间成空,着实令人难过!

至今,我都时时想起嘟嘟和我们相处时的美好时光!

暑假,城里楼高车挤人多,特热。心想,到哪里寻个地方避暑?

正在这时,朋友王胜打来电话说,来岚县参加“土豆花开了”文化节吧,这儿就是最好的避暑之地!

岚县,旧称岚城、岚州,位于吕梁北端,汾水之源,是三晋名邑,北魏王城,海拔较高,地势平坦,植被茂盛,山岚缭绕,号称“天上云间”。早些年二三月里,我去此地岚城北街看过“面塑庙会”。古色古香的长街上,人山人海,当街摆供着百米长的各种面塑,进行民间祭祀活动。面人面兽,面虫面鸟,面花面树,面塔面楼,面马面虎,面龙面凤,姿态多样,精巧艳丽,五彩斑斓,琳琅满目,汇成一条面塑的海洋,艺术的长河。令我记忆犹新。

好,走! 呼唤二三友,驾驶私家车,8月3日,早5点半,从孝义出发,上高速,绕太原忻州,经静乐山间,直奔岚城镇王家村。车一进岚城镇,长达20公里的道路两侧,蔚蓝的天空下,座座青山,或高或低,柔和而缓,翠绿葱茏。村庄依山而卧,宁静古朴。千里平畴沟壑,一片土豆花海,绵延相缀,拥动着,飘逸着,从四面八方直逼我的眼帘。拉下车窗,一阵清新的空气直沁心间。长长的呼一口气,再长长的吸一口气。清清的、香香的、凉凉的、湿湿的,真舒服。

土豆花儿,一条条,一丛丛,一路绽放,一路清香。满世界,远远近近的绿,层差不齐的绿,汹涌而来,挤满了我的眼睛。真的是一道迷人的乡村田园风光啊! 我悠悠然,想起了清人齐彦槐的《冲麓村居》:“古树高低屋,斜阳远近山。林梢烟似带,村外水如环。”

到了王家村村委办公大院时,吕梁政协副主席高新带的十几个文友也从离石、兴县、交口赶来。岚县文联主席杨谋海也带着十几个文友到来。文人相见,满面春风。由吕梁协理事、在岚县上明乡顾门头村下乡工作七年的王胜主持,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后,大伙儿就直奔村子对面的第八届“土豆花开了”文化节活动现场。

台上的文艺表演已经开始,一曲曲民歌,一场场汉民族时装表演,吸引着周围山村里的农民和从太原、忻州赶来的游人,驻足观赏,拍手鼓掌。舞台两侧的商家摊铺,风味小吃,时尚食品,争奇斗艳。人头攒动,往来不断。

“土豆花开了”文化节是在每年的7月20日至8月20日举办。岚县是“土豆之乡”,从清朝道光年间引入种植土豆,已有近200年的历史,每年全县种植面积积都在30万亩以上,年产土豆40万吨。我看了一会儿文艺表演后,就被东面那长长的、绿绿的“世界马铃薯文化长廊”所吸引,不由地迈步前去。

长廊两侧的土豆花,以长廊为中心轴,从两侧辐射出去,由近及远,千里平畴,万亩绿野,一直绵延至那青山脚下,山村河边,无边无际。听人说过,“南有婺源油菜花,北有岚县土豆花”。果真名不虚传。满眼满地都是土豆花开,嫩白嫩白的,淡紫淡紫的,雪白雪白的,粉红粉的,喜煞个人。由于土豆品种不同,自然花色花期也就不同,间错开来。自然这些土豆花儿,也不甘示弱,争先恐后,你方唱罢我登场,使花期能够保持20天到一个月左右,成为夏季岚城山河间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
万亩土豆花海里,十里交通旅游环形车道上,人来人往。仙薯大道,望薯楼,有不少人,驻足欣赏,仰望绿田,欢声笑语,摄影留影。我也被他们感染,走进土豆花海中,细细地品味着那一朵朵土豆花儿。那花儿,嫩嫩的,亮亮的,被微风吹拂着。薄薄的花片儿,或五星状,或喇叭势,中间的花蕊多为金黄色的短棒儿,摇曳生姿。

我正陶醉其中,手机忽然兴奋地响了。高迎新大声说,十二点半了,你在哪呢? 快回村里,到张海玉家吃“土豆宴”! 坐车赶到王家村张海玉家时。文友们已经吃开了。满桌的“土豆宴”,是那么得勾引人的胃口。

◇随笔

土豆花开了

□ 马明高

文友们边吃边聊。当地人告诉我,王家村又名薯宴村,因善做土豆宴而得名,能做熬土豆、蒸土豆、炒土豆、焖土豆,粉面角子、捣拿糕、磨擦擦圪蛋蛋、菜丸子、熬山药、押山药圪姜姜、筱面河捞、水晶饺子、凉夷条子,胡麻油热炒,放花椒大茴、生姜葱末和蒜末,浇老陈醋和黑酱,各种各样的做法,色味俱全,香辣有度,竟有100多道土豆菜肴。文友说,“山药蛋派”作家马烽上世纪70年代在岚县采访时,吃了土豆粉面做的水晶饺子后,说这是“只此一家,别无分店”。如今,岚县人上档升级,依托中央厨房总部研发出土豆焖大虾、焖排骨、焖红烧肉、滋补土豆炖羊肉、牛肉粒小土豆、金丝土豆芒果球、海参土豆酱肉包,还有土豆面包、土豆曲奇、土豆蛋糕、土豆榴莲酥、土豆披萨、土豆麻花等土洋结合的时尚食品。说得我胃口大增,惊奇不已。

吃完土豆宴后,杨谋海和王胜又引着我们上车,要想让我们享受一下饮马池山顶的“夏日凉风”。我们当然高兴,纷纷上车,出了村子,顺着清澈见底的水马溪水一直往前行驶,只见南面山岚圆润,坡缓谷阔,绿茵如毯,碧草连天,牛马成群。路边的溪流在中午阳光的照射下,亮晶晶,犹如流动的小星星。进了饮马池风景区,拾级而上,穿越在密匝匝的翠绿的耸入蓝天的松树之间,浑身顿时感到凉爽爽的。王胜消瘦高个,穿着件火红色的防晒服,和我边走边聊。他说,相传,此山山腰有一泉池,长年不冻,雾霭缭绕,宛若仙境。唐代名将尉迟恭在岚州牧马,数年未得一良马,闷闷不乐。一日夜晚,梦见一白胡子老头,告他,“你无良马,何不去濯霖池中去取?”天一亮,他便去那里,果然见一马在此饮水,膘肥体壮,神俊异常。自此以后,这山就叫饮马池山。顺着蜿蜒木道,登上山顶,顿见一片平坦,极目远眺,天高云淡,云海霞雾,碧潭飞瀑,清爽干净。我心旷神怡,陶醉其间。

黄昏时分,夕阳无限。我和友人坐着车从王家村离开,望着饮马池山麓下,由西向东流动的岚漪河水两岸,万亩土豆花迎风摇曳,星星闪烁,无边无垠。随着阵阵香气飘来,我犹如置身一个童话中的土豆世界,久久舍不得离去。

我又大口大口呼吸了几口这里清新甜香的空气,缓缓地拉上车窗玻璃,拿起文件包里的资料,看了起来,有一篇《土豆花赋》,“及至大地还阳,万物生长。山野四芳,绵延薯香。阡陌星布,百里芬芳。或白或紫,绵延八乡。花朵袅娜娉婷,叶脉齐整大方。清晨沾露兮绽放,黄昏婉约兮清幽。如芝兰生于九畹,若凌波微步于云兰。花轻盈赛赵飞燕,薯如贵妃态轻颯。叹渊明辞所未见,嵇康诗与之擦肩,历代文心所鲜涉,幸汪曾祺绘薯花于坝前。”放下资料,仰卧靠背,闭上眼睛,我心中叹道:好个土豆,好个土豆花儿。

我的吕梁·我的城

中共吕梁市委宣传部主办
吕梁日报社承办

有奖征文